

严复创译逻辑学术语之近代传播与接受

——以清末民初逻辑学著述为中心

欧梦越¹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 以清末民初逻辑学著述为中心,可考察严复创译的逻辑学术语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陈文编纂《名学教科书》《名学释例》《名学讲义》沿用诸多严译逻辑学术语。清学部编订《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收录严译逻辑学术语颇多,是严译词权威话语地位的象征。张君劢《耶方思氏论理学》、屠孝实《名学纲要》、章士钊《逻辑指要》、汪荣宝等《新尔雅》、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等对严译逻辑学术语的承继,进一步反映了严复译词的社会传播和影响力。严复对西方逻辑学术语的译介与命名,不仅为厘定、统一科学名词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通过译词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与思维方法,推动了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的建构。

【关键词】: 严复 逻辑学术语 传播与接受 清末民初 逻辑学著述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1)4-0079-08

逻辑学东渐始于明末李之藻《名理探》的翻译、印行,但在此后的二百六十余年里,并未真正推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逻辑学的接受与认可,实际影响甚微。晚清以降,国人比较重视对西方实用性知识,即西技、西艺方面的引介,科技术语相对成熟,比较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译介并不系统,术语创制与厘定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遑论逻辑学术语的统一。

直至19世纪末,严复横空出世,译介西方逻辑学经典,创译新词,筚路蓝缕,在近代西方逻辑学的再输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严复是近代中国“新知识翻译”¹的代表,“逻辑”一词便由其所创,作为英文logic的音译,幸运地成为为数不多的最终走进现代汉语体系的严译词。

已有研究成果一般重在严复对西方近代逻辑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源与译介方面,孙中原、郭桥、俞政、宁莉娜等学者均撰有专文探讨严复对绘制中国近代逻辑学图景的贡献。²而严复所创译的逻辑学术语却鲜有学者关注,即便有所论及,也重在介绍音译词“逻辑”,³对其他译词论及不多,更遑论严译词的历史容受。在术语传播与接受研究上,学界多以学者论著、译著为主,而忽视了除此之外的重要文献——教科书和辞典。

事实上,近代教科书和辞典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的载体,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审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转型与学科构建的重要媒介。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民初教科书、辞典等著述为中心,探求自“严译时代”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严译逻辑学术语的传播与接受,还原严译词在近代中国的真实地位与影响,以期更加深入认识严译逻辑学术语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意义及严复作为“逻辑巨子”的历史地位。

一、陈文编纂逻辑学教科书

作者简介: 欧梦越,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翻译史。

陈文(1880-?)，清末民初连江县(今属福建福州)人，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主要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他编纂诸多科学类教科书，基本为中学适用的中等教科书，均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发行，主要以数学为主，同时编译名学(逻辑学)教科书，如《算术教科书》(1905)、《查理斯密小代数学》(1906)、《问答体物理学初等教科书》(1906)、《查理斯密大代数学》(与何崇礼合译，1905)、《中等教科新式物理学》(1907)、《高等小学算术教科书》(1—4册)(与何崇礼合著，1907—1909)、《中学教科书平面三角法》(1908)、《名学释例》(1910)、《中等教育名学教科书》(1911)、《名学讲义》(1913)、《实用主义中学新算术》(1916)、《实用主义几何学教科书·平面》(1917)、《实用主义代数学教科书》(1919)、《实用主义中学新几何》(第1—3册)(1923)、《实用主义中学新几何·立体》(第4册)(1923)、《陈氏标准算术》(1933)等，在清末民初教育界有一定反响。

宣统三年(1911)出版的陈文编纂《名学教科书》是笔者首次发现的推崇严复译词的新史料。陈文所编教科书历来仅作为近代逻辑学史中的书名偶被提及，更遑论用来论证严译词的历史容受性问题。《名学教科书》原为中学师范和高等初级学生的教科书，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发行。全书共四篇308页：第一篇“思惟之原理”(含七章)，第二篇“外籀术”(含六章)，第三篇“内籀术”(含四章、附则)，第四篇“科学研究法”(含两章)，另有补遗和附录(古名学)。重要术语、概念均有英文括注于后。

该书大量袭用严复创制的逻辑学术语，作者于“例言”中说明：“名学学语，仅已分为二派：一严译，一和译。然严译自是汉文的义，非和译所能及，今本书从严译者十居八九，惟严书所无，及积极、消极、肯定、否定等字样，和译较为真切者，始从和译”。⁴这里明确交代沿用严复所创逻辑学名词十之八九，只有当严译词不当或缺失之时，才以日语借词替代。至于书名使用“名学”一词，“例言”也有交代，说：“英语 Logic，旧译‘辩学’，和译‘论理学’，侯官严先生译为‘名学’，然以严译为善，今从之”。⁴

严复遵从典雅、简洁的翻译准则，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创制诸多独具特色的逻辑学术语，集中出现在他的两部逻辑学译著《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中。现将陈文《名学教科书》与两部严译名著中术语列表对照，以窥其与严译词之间的历史承袭关系。

译词明显受严译词启发，整体上借鉴严译词，局部微调，改造性袭用严译词。具体而言，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不重要、不影响词义的字眼上稍作改动(括号内为严译词)，如有涵之端(有涵之名)、悬意之端(悬意之名)。二是在表达词义部分保持严译词不变、不影响词义的前提下，增补若干字词，构成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如物德(德)。三是对既有严译词进行字词更换，形成同义词，如著察之端(察名)、设论(设覆)、推理(推证)、差异术(别异术)、相待之端(对待之名、对待互观之名)。此类译词有明显借鉴严译词的痕迹。

说明，《名学教科书》同时也收录了部分与严译词完全不同的词汇，如概念、伸义、识别、致知、肯定词、否定词、积极之端、消极之端。其书“例言”也说明，积极、消极、肯定、否定等词源自日本。

综上所述，(直接沿袭严译词)约占全书逻辑学术语的66%，加之(改造性袭用严译词)的18%，《名学教科书》中与严译词有关的译词数量高达84%，与“例言”中“从严译者十居八九”的说法高度吻合。相较之下，表3部分(与严译词截然不同之新词)仅占16%。这表明《名学教科书》一方面大量袭用严译逻辑学术语，包括直接袭用与改造性袭用；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日语借词，充分印证陈文编纂教科书，为逻辑学术语定名，首先是十分推崇严复翻译，总体上尊重和接纳严译词，同时又有自己独立思考，继承中创新，而不是机械地因袭严译词。⁵

陈文对严译词的承袭同样表现在他的其他逻辑学著述中，如《名学释例》(1910)遵循严译词内籀、外籀等。《名学讲义》(1913)沿用大端、小端、连珠、有待词、析取词、内籀、外籀等严译术语。教科书所选的文本一般皆具时代特色和意义，教科书的性质也决定其所用词语是知识的传播用语，故严复译词在近代启蒙教育中的传播也是他对近代“新知识翻译”的突出贡献。

陈文虽留学日本，但对严译词极其推崇，他与严复一再批评的“留日派”迷信日语借词不同，明显欣赏和接纳严译词，可

称留日生中的另类。分析原因，除文化理念和翻译理念上认同外，同为福州籍，因“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亲近感，也促使陈文倾向于接受严译词，严译词传播与接受的地域性因素和特征，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⁵

二、《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正式奏请开办编订名词馆，聘请素有“译才”之名的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科术语的官方机构。名词馆遗稿后多散佚，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中外名词对照表》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名词馆译名审定事业的成果，原本各自独立的对照表被整理汇集，编帙成册。该书共 325 页，无版权页和目录，封面为后来收藏者所加，题名“中外名词对照表”，共收录辨学、心理学、伦理学、外国地名、算学、代数学、形学、平三角、弧三角、解析形学等十个学科的名词对照表。

《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分“例言”和“正文”两部分，正文由定名、西文原名和定名理由三部分构成，共收录逻辑学术语凡 209 条。其中西文原名“取自穆勒 System of Logic、耶芳斯 Element Lessonin Logic 二书，而以耶氏书为多”，相当部分的中文译名来自严译以及王国维《辨学》中的译名，其“例言”曰：“中文译语主用严译《穆勒名学》，但严书仅成半部，故除自行撰定外，参用日译”。⁶《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也是《中外名词对照表》中收录严译词最多的部分，不可否认，这与总纂严复的学术地位和个人偏好有直接关系。严译逻辑学术语被认定为学部统一名词的标准，是严译词权威话语地位的象征。

上表所列之外，还有一些译词明显带有严译痕迹(括号内为严译词)，如：有待辞(有待之词)、全举辞(全举之词)、偏举辞(偏举之词)、消息法(消息术)、归余法(归余术)等。表中术语虽为逻辑学新概念，却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色彩，如“有涵之名”“不涵之名”“缺憾之名”“内函”“内籀”“外籀”“智词”，用词雅驯，颇具古韵。

由“定名理由”可知，《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重视追溯术语本源，如“察名”“端”“玄名”“撰”等词条均给出词义说明，同时也关注概念的“同名异译”，“主语”“宾语”“系语”“大名”“中名”“偶性”“副性”等作为同义词被悉数列出，严复作为总纂的用心程度亦由此可见。

设立编订名词馆的初衷是顺应时代要求矫正译名混乱，统一学术思想，但由于时间紧迫、经费有限、人力不足等因素，编订工作难免粗糙，事实上也未能达到统一逻辑学术语译名的最终目的。即便如此，《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的问世仍是西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到达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代表清政府官方对逻辑学术语厘定的重大举措，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逻辑术语的使用。此后，民国政府也没有颁布新的官方认定的逻辑学专门术语表，因此，这份《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经由权威认可，在中国逻辑学术语规范史上占据独特地位，推动了逻辑学术语统一的进程，促进了近代中国逻辑学科体系的确立。

名词馆编订《心理学名词对照表》中，内主、觉性、内籀法、外籀法也来自严译话语体系。⁷名词馆收录词条以严译词为主，其次为自行裁定，最后“参用日译”。然而，从现代汉语的范畴看，许多严译词未能保存下来，反而是一些日语借词得到了沿用，“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⁸如概念、前提、实验、归纳、演绎等。尽管名词馆的努力并未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以严译词为权力话语中心的名词馆在推动术语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三、《耶方思氏论理学》《名学纲要》《逻辑指要》及其他著述

在清末民初其他逻辑学著述中，严译逻辑学术语依旧具有一定的接受度。

张君劢《耶方思氏论理学》(1907)多袭用严译，将现代逻辑学术语具体概念、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单独概念、普通概念、推理、归纳、归纳法、演绎、分布、外延、特定命题、全称命题、契合法、共变法等，分别译作察名、玄名、摄最之端、单及之端、普及之端、推证、内籀、内籀之术、外籀、普及、外举、偏谓之词、全谓之词、统同术、消息术，皆为严译词。

该书译自耶方斯名作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逻辑基础教程: 演绎与归纳》), 在《学报》(1907 年创刊, 停刊时间不详) 连载, 分别为第 1—7 期和第 11—12 期, 篇首署名“英伦耶方思原著, 中国张立斋翻译”, 篇末署名“立斋”(张君号立斋)。同时从 1907 年至 1911 年在《四川教育官报》(1905 年创刊, 名为《四川学报》, 1907 年“丁未第 9 期”更名为《四川教育官报》) 上连载 29 期。书中不乏案语, 或注释原文, 或对比分析, 或阐述译者己见, 也当是受严复翻译理念和方法的影响。

民国十四年(1925), 商务印书馆出版屠孝实《名学纲要》, 亦沿用不少严译词, 例如: 常德、寓德、内籀、外籀、连珠、原、原词、大原、小原、中端、大端、小端、委、委词、推证。当然, 也有许多与严译词不同, 更加接近现代汉语中已定型的逻辑学术语(括号内为严译词): 抽象之名(玄名、悬意)、具体之名(察名)、对立概念(全反之词)、矛盾概念(互驳之词)、相对概念(对待之名)、绝对概念(独立之名)、类同法(统同术)、差异法(别异术)、同异法(同异合术)、共变法(消息术)、剩余法(归余法)。还有一些是严译词与通行译名并存的, 如: 积极之名(正名)、消极之名(负名), 体现了民国时期, 严译词与日译词的分庭抗礼。

民国三十二年(1943), 重庆时代精神社出版章士钊的《逻辑指要》, 他在“例言”中表达了对严译词的推崇, 说: “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 侯官严氏允称钜子, 本编译名泰半宗之, 译文间亦有取用, 示景仰前贤之意”。⁹ 书中大量沿用严译术语, 如: 内籀、外籀、常德、寓德等。¹⁰ 钱基博称“中国言逻辑者, 始于严复, 而士钊逻辑古文之导前路于严复”, 故“叙章士钊者宜先严复”。¹¹

光绪二十九年(1903), 上海明权社出版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 仿《尔雅》篇目设置, 收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新名词、新术语, 目录有释政、释法、释计、释教育、释群、释名、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释化、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等 14 大类, 其中“释名”类收录严译逻辑学术语, 主要有: 外籀、察名、玄名、缀系词、所谓词、独立之名、内函、内籀、正名、负名、对待之名、连珠。¹²

宣统三年(1911), 上海中国词典公司出版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分为政治、教育、格致、实业等 4 类, 向下又分为 63 门专门知识, 收录词条逾 1 万, 约 60 万字。时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的严复应邀为该词典作序。¹³ 其中“伦名社交”类收录不少严译逻辑学术语: 内籀、外籀、内函、外举、玄名、察名、正名、负名, 等等。

日语借词在明治时期最初二十年(约 1888 年之前)已基本获得现代形态, 并在清末民初大量涌入汉语体系, 成为流行的西学新词, 《新尔雅》《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就是在此语言背景下应时而编的辞典, 是 20 世纪初中国收录新词新语的“百科辞典”代表。¹⁴ 二者均主要参照日本工具书编译而成, 在收录新知识领域语汇时, 利用不少源自日本的术语。即便在这样的编纂理念下, 严译词还能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 侧面印证了严译逻辑学术语在当时所具备的竞争力。

此外, 严译逻辑学术语还影响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Mateer, C. W)等编的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术语辞汇》), 该辞典由上海美华书馆于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 收录了小端、中端、大端等严译词。

四、余论

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¹⁵ 蔡元培指出: “严氏于《天演论》外, 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¹⁶ 《穆勒名学》(1903—1905)《名学浅说》(1909)均属“严译八大名著”, 也是晚清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西方逻辑学译本, 介绍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逻辑学知识体系。“逻辑”由严复创译, 在他的笔下, *logic* 同时拥有“名学”“洛集克”“逻各斯”等不同译法。

值得一提的是, “名学”是由严复定名的。他在《原强》和《天演论》中开始使用“名学”一词, 在《穆勒名学》案语中更论述了“名学”命名的理由, 曰: “逻辑最初译本, 为固陋所及见者, 有明季之《名理探》, 乃李之藻所译, 近日税务司译有

《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

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¹⁷ 强调“名学”为西方逻辑学最恰当的译名。¹⁸ 虽然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名学类通》可能是最早使用“名学”的著述，¹⁹ 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1902)也早于严译逻辑学著作的刊行，²⁰ 但“名学”一词真正通行还是要归功于严复的认可与使用。章士钊在与容伯挺讨论译名的《答言》中梳理近代“逻辑”译名演变时说：“逻辑初至吾国，译曰辨学。继从东籍，改称论理。侯官严氏陋之，复立名学。”²¹

清末民初逻辑学输入热潮中，正如章士钊所说“内地人士，似右严译，次称东名”，²¹ 出现不少以“名学”冠名的逻辑学教材，如章行严(士钊)、胡适、陈启天编《名学稽古》(1923)，齐树楷《中国名学考略》(1923)，屠孝实《名学纲要》(1925)，陈显文《名学通论》(1925)，萧宗训译《名学要义》(1935)，虞愚《中国名学》(1939)，等等，掀起了一股逻辑学输入热潮。

张嘉森(君劭)称道：“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²² 陈文《名学释例》(1910)、《名学教科书》(1911)、《名学讲义》(1913)，清学部审定《辨学中英文名对照表》，张君劭《耶方思氏论理学》(1907)，屠孝实《名学纲要》(1925)，章士钊《逻辑指要》(1943)，汪荣宝、叶澜《新尔雅》(1903)，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等等，这些清末民初逻辑学著述均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严译逻辑学术语，严复的社会影响力和严译词的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严复引进、创制的许多术语，在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²³

作为西方逻辑学输入中国的首次尝试，李之藻《名理探》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力。直至清末，严复等有识之士发现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的价值，才真正开始逻辑学的系统性输入。严复对逻辑学的重要性认识十分透彻，认为逻辑乃“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¹⁷ 在他的推动下，国人自觉介绍逻辑学，编译不少逻辑学著作，将西方逻辑移植入中国话语体系并化身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振环指出，在清末西方逻辑学翻译热潮中诞生的众多译本中，当推严译《穆勒名学》最负盛名。²⁴ 毫无疑问，严译名著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学习逻辑学的热情。逻辑学作为近代科学的基础，得到了相对迅速的发展，并很快被纳入各大、中学校的课程体系。²⁵ 不限于著译，严复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还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²⁶ 《穆勒名学》的出版赞助者——上海金粟斋译书处多次组织“名学讲演会”，请严复公开演讲，宣讲逻辑，传播科学，为清末社会学术新风尚推波助澜。²⁷

严复谙熟逻辑、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末国家危亡之际，他希冀以科学救国，为国人引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与思维方法，是积极推动逻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先行者。他对西方逻辑学概念的译介与定名，不仅将基于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之上的西方语义学与中国传统“正名”理论相联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概念的歧义与含混进行订正，提高了汉语语词的精准度，更通过在西方逻辑学与中国学术话语之间搭建的概念桥梁，为近代中国逻辑学学科建构做出了直接贡献，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新知识翻译”的进程与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注释：

1 笔者结合晚清西学新知识的翻译活动及特色，提出“新知识翻译”概念，强调在晚清社会文化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知识翻译”，是西学新知识的又一次译介运动，它既区别于佛学知识的引介，也不同于明清之际的西学知识输入。在翻译主体上，完成了从明清之际来华西方传教士到本土知识精英作为主译者的转换；在翻译方式上，完成了中西合作（“西译中述”）向本土译者独立翻译的转换，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充满主观能动性的接受、改造与重释；在翻译话语上，形成了以编译为主的显著特色，有别于“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等值翻译；在翻译内容上，从以自然科学为主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完成了新知

识传播系统化的转换。同时，“新知识翻译”还完成了一个知识源空间上的转换：佛典知识的异域空间主要指印度和西域，明清之际的西学地域指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而“新知识翻译”在地域空间上则主要指英国、美国。

2 孙中原：《论严复的逻辑成就》，《文史哲》1992年第3期；郭桥：《严复输入西方逻辑探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3期；俞政：《也论严复的逻辑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宁莉娜：《论严复译介穆勒逻辑思想的文化关怀》，《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

3 参见董志铁：《关于“逻辑”译名的演变及论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黄河清：《“逻辑”译名源流考》，《词库建设通讯》1994年第5期；钱爽：《西洋术语“logic”之汉译变迁(中)——中国本土人士对译名“逻辑”和“逻辑学”的创制、讨论与认同》，《东方翻译》2015年第5期；顾有信：《逻辑学：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朗密榭、阿梅龙、顾有信著，赵兴胜等译：《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83页；彭雷霆、谷秀青：《清末编订名词馆与近代逻辑学术语的厘定》，《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龙潇：《逻辑术语译名演变的中国化探索》，《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6期。

4 陈文：《名学教科书》，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宣统三年(1911)版，第1、1页。

5 《福建闱墨》(光绪癸卯恩科)答卷中也有考生使用严译词“计学”。“泰西各国学校孰多其成效若何策”第一名林志烜答卷论曰：“今日国势者，必察学校之数也。嗟夫，眈眈列国隣视五洲，不再兵战、商战、工战，而在学战，不在名学、辨学、计学，而在科学。重实学者，国必强。崇教化者，国亦理。”第九十六名赖咸论曰：“以学校为兴利之源，即以学校为储材之地。英之斯密亚丹大儒出其中焉，法之拉米勒耳博学出其中焉，德之俾士麦英才出其中焉。收效不益广乎。”(林志烜等撰，李刘阅：《福建闱墨一卷(光绪癸卯恩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衡鉴堂刻本)这里谈到英之斯密亚丹，即是严译《原富》原著作者亚当·斯密，当与严复翻译的影响有关。严复翻译(译词)对福建(福州为主)籍学人的影响，尚待深入探讨。

6 清学部编：《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出版年份不详。

7 内籀法、外籀法，即今译归纳法、演绎法，属逻辑学术语。

8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98页。

9 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庆时代精神社1943年版，第17页。

10 尊重前贤的同时，章士钊对部分严译词也持有疑义。民质(章士钊)《论翻译名义》一文认为“以义译名，弊害最显者”，支持音译，尤以logic为例，主张该词音译为“逻辑”。对严复使用的意译词“名学”“罔两”“连珠”“设覆”提出商榷。对此，蔡尔文则认为：“‘名学’论，随定义其变所表之思想，有何不可？申言之，则‘名学’二字，扩其范围与今时‘逻辑’等，无不不可也。”民质(章士钊)：《论翻译名义》，《国风报》宣统二年(1910)第1卷第29期，第33-42页；蔡尔文：《问翻译名义》，《民立报》1912年7月14日。

1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12 “释名”类以收录严复译词为主，日语借词为辅。不少术语，如公名、察名、玄名、外籀、内籀、连珠、对待之名、缀系词等之后附以“亦谓之……”的形式附加日语借词。参见沈国威编著：《新尔雅》(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3 严复《书〈百科全书〉》(1907)一文曰：“盖以一部之书，举古今字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为学术，为技能，为天官，为地志，为各国诸种有传之人，为宗教鬼神可通之理，下至草木、禽兽、药物、玩好，皆备于此书焉，元元本本，殚见浚闻，录而著之，以供检考……上自国家政法兵农之大，下至一名物一器饰之微，皆可开卷了然，究终本始。”正是严复大力推崇百科全书的积极态度使他欣然为《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作序。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1-302 页。

14 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 页。

15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胡适文存二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1 页。

16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52 页。

17 严复：《穆勒名学》，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14 页。

18 梁启超认为，严复坚持选择“名学”翻译 logic，是因为他想让西方的“逻辑学”适于中国的“名家”，至少从名称上是如此的。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55-72 页。

19 该书极少为后人道及。参见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06 页。查各类书目均无此书，其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考证。

20 杨荫杭据日文西方逻辑学著作编译而成的《名学》，是最早在清末译出的西方逻辑学著作，该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译成，次年由东京日新丛编社出版，同年又以《名学教科书》为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再版。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7 页。

21 章士钊：《答言》，《甲寅》第 1 卷第 4 号，1914 年 11 月 10 日。

22 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 1923 年版，第 33-40 页。

23 参见 Kurtz, Joachim,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NV:2011, pp. 147-192。

24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7 页。

25 朱执信指出：“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译《辨学启蒙》，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1926 年，蔡元培《逻辑学·序》说：“当明、清之间，基督教士尝译有辨学，是为欧洲逻辑输入中国之始，其后，侯官严几道先生始竭力提倡斯学，译有《穆勒名学》与耶方斯《名学浅说》，于是吾国人之未习西文者，颇能窥逻辑之一斑。”郭湛波也认为，虽然明末李之藻《名理探》为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始，但三百余年以来，并未真正推动近代中国对西方逻辑学的接受与认可，直到“严几道先生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按：即逻辑学)一课……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不仅道出严复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肯定了清末民初西方逻辑学翻译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朱执信：《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0 页；蔡元培：《逻辑学·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71-72 页；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 页。

26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55-56 页。

2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次记录严复的“名学演讲会”。尽管包天笑回忆录写道：“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但严复的讲演依旧吸引了社会各界名流,张元济、章太炎、郑孝胥等人都曾是座上宾。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331页;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228-229页。